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杜少陵集詳註

二



仇兆鰲註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杜少陵集詳註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杜少陵集詳註

## 卷七

**新安吏** 〔原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按〕此下六詩多言相州師潰事乃乾元二年自東都回華州時經歷道途有感而作錢氏以爲自華州之東都時誤矣

〔師氏曰〕

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鄆師之敗朝廷調兵益急雖秦之謫戍無以加也

〔唐書〕

新安隋縣貞觀二年屬河南府

〔九域志〕縣有兩鄉

〔黃生曰〕

諸篇自製詩題有千古自命

意六朝人擬樂府無實事而撰浮詞皆妄語不情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符一作昨夜一作下聲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

何以守王城二句公歎詞○一時問答之詞

客行公自謂杜臘借問二句公間詞府帖二句吏答詞中

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杜臘〕一通鑑北魏高歡使張華原以篠歷營點兵

一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

一通鑑注兵帖軍籍

禮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之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上遣使點兵並點中男魏徵周執以爲不可

〔顧炎武曰〕

通鑑建中元年楊炎作兩稅入無丁

中以資富爲差按唐制一入有丁中黃小之分

一注云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

十三以上成丁杜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即此也

一唐之東都即周之王城今爲河南府

天地終無情此於臨行時作悲憫之語白水流比行者青山哭指居者

一杜臘就中男內看他或瘦或

天地諱之也○肥男瘦男賦用一少伶傳而偏孤

一少伶傳而偏孤

一劉楨詩汎汎古樂府

一阮籍詩少年惶且阿怖

〔詳見八卷〕

糧之眼枯淚竭也。『韓非子』卞和哭於楚山之下，泣而以血濡鷩。『晉書』郭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而我軍取一作收，相聲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

聲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一作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垂泣。僕射如字，不如父兄。此爲送行者作寬慰之語。前軍潰散，後軍繼行，恐人心惶懼。曰可仍稱舊官，養則能優恤。俱說得愷至動情，杜臆此不言軍敗，而云歸軍亦諱之也。子儀時已進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白魏州。引兵趨鄆，每營遷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諸軍櫓，采甚艱乏。則令其易曉者以安之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十二句，令各段合。

母王天也。

漢越兩食，思潰三月戰於安陽河。北大風晝晦，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上。尚書令自下視之，如書令廢。僕射上爲宰相，開元元年改弟，則爲左丞。如兄從二品。

張綱曰：凡公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不已者，則憇之。哀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類，則憇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石高矣卓矣，意也。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近而情遠，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比，今所由使然也。必然時令精，假令精，必不然也。

雍壤曰：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爲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時令精，必不然也。

皆以矣必刻不焉者，意也。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近而情遠，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比，今所由使然也。必然時令精，必不然也。

潼關吏因此以因爲相名州，大錢敗箋故修前潼哥關以備寇。『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關西之潼水也。按

一潼關在秦函谷關之西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此敍修築潼關城跨山故尤見其堅萬丈餘言其高也起二句拈皓韻此下魚虞小  
兼用○「詩」勞人草草。注草草勞苦借問潼關吏修關築城還備胡要切遙我下聲馬行爲聲去我貌。世說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借問潼關吏修關築城還備胡要切遙我下聲馬行爲聲去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此記關勢之險修關一句公問詞連雲以下吏答詞○史記「  
所以擇胡來但自守豈復切又憂西都丈大作人視要處窄穿一作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吳作古用一敵者夫此言關險可守容單車彼不能攻用一夫此足以拒○韓信傳車不得方軌不得成列所謂  
車也李陵書單車之使漢書屬長載勁弩之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哀  
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聲慎勿莫學哥舒末乃答吏之詞見守關貴乎得人也此章首塞在長安東四百里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閻琢曰通典潼關卽左氏桃林塞若秦之函谷關其地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卽今陝西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關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踐墜但數黃河死者萬人

盧元昌曰祿山初反哥舒翰守潼關相持半載餘賊兵衝突襄鄧間卒不敢窺關則守之明效也時李郭亦力持此議祿山苦之謂嚴莊曰今守潼關兵不能進是守關而賊可坐困向使國忠之奏不行中使之命不促堅壁固守長安可保無恙此詩眼目在胡來但自守一句其云修關還備胡是歎焦頭死闌額後爲曲突徒薪計也王嗣奭杜臆曰潼關之敗由楊國忠促戰所致罪不在哥舒當時只少一頭死闌耳公特借翰以戒後人非專歸獄於哥舒也

石壕吏四年改名硖石縣一統志石壕在今陝州城東七十里石壕鎮本靖縣後魏置貞觀十

陝東戌其地在新安西石壕卽石崤也按崤在弘農灘池西北貞觀八年移崤縣於安陽城在陝城四十里謂石壕即石崤誤矣夢弼云石壕在邠州宜祿縣尤爲無稽且非自東都往來道也

暮投石壕邨叶音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平蘇潤公本作出看門叶音民一作門看海鹽詩各四句轉韻邨人與門叶古八真韻自樂天北邨詩晨遊紫峯閣暮宿山下邨老見予喜爲予關一樽邨叶七倫切樽叶踪倫切國風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荀卿賦篇往來憎憤通於大神出其極莫知其門門俱叶眉貧切劉氏作出門首是邨與人叶走與首叶以下文例之不宜兩句換韻舊本作出門看與人字相叶人讀如延切本劉向列女頌看讀丘虛切本吳邁遠長相思詩依此則人看可叶而邨字未合與下文亦不相符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宿陶潛詩區區諸老霸戰國策曾子之母投杼踰牆而走又老婦必唾其面王羲之帖但思今婦必門首有投劍有出樂府東門行上一男附書至一劍有出門去看門守門也吏呼一何怒聲上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叶上一男附書至一到二男新戰死存一作者且是一作偷生死者長已矣二段備述老婦訴吏之詞公蓋宿於其家也三男二男新戰死存一作者且是一作偷生死者長已矣以下言行者之慘○梁昭明太子疏吏一相呼門動爲民蠹孫子吏怒者倦也陌上桑羅敷前致詞新戰死指鄴城之敗史記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爲鄴郡乾元元年復爲相州二年又爲鄴城新戰死指鄴城之敗史記武德元年以魏郡置之士李同戰死李陵書陵豈偷生室中更無人惟作所下孫有孫作孫有母未去出入孟縣按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卽此地周武王會諸侯於孟津亦卽其地子儀兵食夜久語聲絕如聞既瀆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史記亭長妻晨炊學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

泣幽咽聲入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夫曉回前途別乃公與之別非婦與翁別也唯煩陶潛詩古歌子念前聲咽

二段史記各八句○李廣傳文至燭天賦自夜久便

陸時雍曰其事何長其言何簡吏呼二語便當數十言文章家所云要會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王嗣奭曰夜捉夜去何其急也此婦倉卒之際既脫其夫仍免其身具此智謀瞻略真可謂女神中丈夫而公詩詳述之已洞知其意中曲折矣又云前後六詩一韻到底俱用沈韻惟此章換韻且用古韻按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今驪盡壯丁及於老弱詩云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踰牆婦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孫姑媳慘酷至此民不聊生極矣當時唐祚亦岌岌乎哉

新婚別詩

先王之政，有婚者期不役。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設辭，故特用比興發端。新婚之婦，起難而能不忘禮義，此似獨新婚者，期不役政，此下三題相似。

免絲附蓬麻，引蔓故

同作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枯臘通篇作新體○人爾語雅起用唐比意逼女蘿真免古絲樂府是釋

爲蘿曰  
危  
陸唐  
磯也  
詩蒙  
疏也  
二首  
女  
免蘿  
頭縫也

蔓草也。生上。黃物赤而如四。金名松。羅朱爲。蔓延。松接。上請。生家枝本。草正青。兔紅。陸佃無女。雅之名惟。松蘿一名女。草同。

是爲  
異草  
故曰  
附此者  
解同其

明而有別荀子古論蓬與麻中不新嫁扶而直隨女史記李善注古今俗長爲兄弟之國然非

劉公幹詩一作可考。年一

路傍結髮爲妻子，君妾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一作，不遠守。

邊赴成。河陽姿身素冠之義也。顧淡哉。

水分明何以拜姑嫜不疑。李善注曰：「俗稱妻爲妻子，此不與之言然亦成。」人也謂男謂年三十排子十步一女矣。鄭先生云：「天十加五取算子。」小人取算子。

使其妻爲袴曰象吾故

其情。」

廣蒙恬曰臣將三十萬衆以守邊

古曰一尊章謂舅姑也

〔夢弼曰〕婦人嫁三日告廟上墳謂之出草與婦通。〔陳琳詩〕善事新姑嫜。〔父母養我詩〕一作友分平我歲。生女有所別。故曰未分明嫁未成婚而別。故曰未分明。

云云。陸時雍曰：

妾身二句建安中亦無此深至語。父母養我時日月。夜吟聲我癡生女有所作。將君令生死地。杜臆作生死地。陳浩然作死生地。冗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一作

歸巢翁犬  
少陵集

將君生生死死地——作今街死地——作生街死地——沉痛這中國舊俗死云街

**形勢反蒼黃**此憶前後情事詞旨慘切。○**婦人之義**謂嫁曰歸。史記：「又雞狗之聲相聞。」淮南子：「禮運

令雞司晨令狗守夜。按其羣嫁時將雞狗以往欲爲地。妙有久長計也。或作往死地語。便直致有鳳將孫子。漢書注

不能有也。謝靈運詩：沉痛結中腸。〔史記〕范睢傳：形勢一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音同，故作此解。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致此。一作羅襦裳。羅襦不復切。扶又施對君洗紅粧。上二段夫婦分離愁緒萬端。此

下發乎人情者也。此一段既勉其夫，且復自勵，乃止乎禮義者也。○蘇武詩：「努力愛春華。」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左傳

後漢書  
方術傳  
京師當有兵氣  
滑稽傳  
史記  
賛人女與富人女會  
解微聞蕪澤說文  
短衣也  
周禮  
羅氏蜡則作羅屬  
何遜詩  
輕扇

掩紅粧。加對君二字可。涕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生一作多錯迕。與君永相望。平夫聲大婦○未用比意收。終此相聚也。

韻章伊起結各四句中錯然各八宋句玉風賦陸機迴詩一穴錯百鳥互连注和一錯離交连也施氏婦曰鳥獸猶我失兒兒兮各

四一  
分方  
徒日  
相東  
望月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爲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而新婚一章叙室家離別之情及夫婦始終全祖樂府遺意而冗痛更爲過之此詩君字自來也而新婚一章見君妻君林棲之暫也君往別之時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爲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而新婚一章見君妻君林棲之暫也君往別之時

呼也隨君情之切體必順君意之傷也與君永望有志之莫大於堅也既頻棄其呼號又拂於其情至於淚矣元昌曰是何嗚哉

等時事東山零雨篇云其新孔嘉其舊以如之何先王曲體人情如此詠公此詩益念范氏入道使民之心語如妾身未

篇二句婦人在軍中曰國風豈無所本哉適爲容蓋古之勿爲新婚念二句羅襦不復施此蓮裳是也真三百餘篇防微之義

黃也杜詩曰新安吏不復施對君當時征戍之苦其源出于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垂老別

蔡邕房楨碑

四郊未寧靜。垂老一作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於處。用身獨完。通篇皆作老人語。首爲垂老從戎而歎也。○記一四郊多疊。注一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顧雍討除寇賊。郡界甯靜。詩一子孫千億。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聲。辛酸幸有牙齒存。一作所悲骨髓。一作乾。音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此敍出門時慷慨前往之狀。乃答同行者。○記一子夏投其杖而肉。寧當懷辛酸。魏文帝詩一狂顧動牙齒。介胄長揖猶帶佩。強意氣。漢史記一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周亞夫傳一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又一酈食其傳一長揖不拜。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聲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此敍臨別時夫婦纏綿之情。乃對其妻者。夫傷妻寒。妻勸夫餐。皆永訣之詞。○吳越春秋一越王令壯者無娶老婆。張協詩一歲暮懷百憂。沈約詩一惟見恩義重。豈覺衣裳單。焦仲卿妻詩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史記一范睢傳一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古樂府一棄捐不復道。努力加餐飯。又一吳起傳一其母死起終不歸。其母死起終不歸。范睢傳一棄捐不復道。努力加餐飯。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一作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度亦難。勢異鄰城下。縱死時猶獨。晉作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一作端。憶昔少聲。壯日遲迴竟長嘆。平聲。愍妻而兼爲自解之詞。上四言此行不至死亡。下四言離合莫非定數。盧注。鄰城之役。賊爲主。我爲客。土門杏園之守。我爲主。賊爲客也。勞逸不同故曰勢異。遠注。離合之端。豈因衰老而免。特身非少壯。不覺遲迴耳。○唐書一鎮州獲鹿縣有土門關。卽舊井陘關。元和郡縣志一恒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安祿山傳一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郡。九域志一衛州汲縣有杏園鎮。舊唐書一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朱注一時子儀光弼相守。河陽土門杏園皆在河北。故須嚴備。舊注謬極。楚辭一固人命兮有當。執離合兮可爲。列傳一握手一長歎。萬國盡征戍。一云張銑曰。遲迴不行貌。鮑照詩一臨路獨遲迴。蘇武詩一握手一長歎。萬國盡征戍。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音洛。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此傷亂而死。不激如討賊而亡毅然有敵

憮勤王之義  
前云遲遲長歎，尙以年邁自憐。此云安敢盤桓，不復以身家爲念矣。

○孝經得萬國之歡心  
陳後主詩關山征戍何時極  
史記北牧傳

蜀都賦問轡糾紛  
漢書漢書

梅福傳積屍暴骨  
史記史記白

曹植詩曹植詩  
適彼樂土

易盤桓利居貞  
釋洪偃詩川原多舊跡

史記史記白  
曹植詩曹植詩  
顧念蓬室士  
尹伯奇履霜操  
盤桓難進之貌

列列

○前漢劉向傳寒日青無光，故里荒涼之狀下六說暫歸旋役之苦。日瘦謂日色無光氣象慘淒，而交下。

本草狐形似狸而黃善能爲魅。

○

前漢書元后傳

漢書

元后傳

&lt;p

淹詩一雖有荷鋤卷。一頽延之陶徵士誄。一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一說文一鼓五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此段敕情言無家又別也。上六傷隻身之莫依。下六痛親亡之不詩家鄉既盡。遠近齊等卽在本州亦傷矣。語意輒轉悲痛。無所攜。無與離別者。終轉迷言往無定所。兩酸嘶謂母子飲恨爲蒸黎。不得比於人數也。此章八句起後兩段各十二句。○盧謙詩。一豈謂鄉曲謬充本州役。一左思詩。一內顧無斗儲。一宋袁淑議。一勢必攜離。一謝靈運詩。一家鄉皆掃盡。自天寶十四載至乾元元年亂經五年矣。一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一詩。天生蒸民。一毛萇曰。蒸衆也。一裴秀詩。一穆穆我詩。后

矜茲蒸黎。

朱子詩傳

黎黑也。猶秦言黠首。

盧元昌曰。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室家之樂。今新安無丁石壕遺廻。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河北生靈幾於靡有。子遺矣。唐之危而不亡者。賴太宗德澤在痛人而思明。自殞於蕭牆耳。唐人作詩多言遣戍從軍之苦。而宋元以下無聞焉。蓋唐用府兵。兵卽臨取之於民故。有別離。室家遠罹鋒鏑。及親朋送行。歷歷悲慘之情。宋明之師或用召募。或用屯軍。出征而作戰。皆其身所習熟。而分所當爲者。故詩人亦不復爲哀苦之吟矣。王嗣奭曰。上數章詩非親見。遂下千年之淚。又曰。新安憫中男不能知。他入雖親見亦不能作。公往來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淚。又曰。新安憫中男不能知。其詞如慈母保赤石。塗作老婦語。新婦作新婦語。垂老無家。其苦自知。而不能自達。一刻畫宛然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

夏日歎。通鑑。一舊唐書。一乾元二年夏在華州作。一時天下饑饉。九節度圍鄆城。諸軍乏食。人思自潰。與詩中上著久無雷及流冗豺虎。

等語  
正合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督作經。中一作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此詩憂旱而作也。首敍夏日炎威。○杜臘。夏至日出。寅入戌。寅東北方也。

中街亭午也。〔錢箋〕〔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又曰冬則南夏則北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朱注〕中街卽中道也。〔天官書〕有街南街北街南畢主之街北昴主之。〔詩〕謂地蓋厚。〔應璩書〕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潤其泥此有感時政而歎久旱爲災雷比政令雨比恩澤魚鳥陽德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抱朴子〕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鮑萬人尙流冗舉日照苦熱行一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淮南子〕宋君亡其主池中魚爲之禪。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薦王師安在哉此又慨時事而嘆兵民交困亂後凶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薦王師安在哉此又慨時事而嘆兵民交困亂後凶〔漢書〕〔谷永疏〕流散冗食餒死於道。〔成帝詔〕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何遜詩〕舉目想煎熬。〔阮瑜詩〕出城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江表傳〕郭典爲鉅鹿太守時人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唐書〕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諳眇然貞觀聲初難與數子偕未乃傷歎朝無賢相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詩〕使我不能餐兮。〔揚雄傳〕眇然以思唐虞之風。〔師氏曰〕太宗貞觀時任房杜王魏諸臣諫行言聽號令無乖膏澤流布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今欲與數子偕不可得矣。〔嵇康詩〕良時遘數子。輔國專掌禁兵事無大小制勅皆其所爲詩云號令乖指此宰相李覬言輔國專權亂政盧元昌曰李輔國忌而罷之若李揆執子弟禮於輔國呼爲五父呂諲第五琦率皆碌碌庸臣此所以思貞觀諸賢也。

夏夜歎

與上篇同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一作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日暮思風〕引起夜景。〔書〕日永星火。〔劉公幹詩〕永日行遊戲。〔庾信詩〕五月炎

蒸氣。『洙』曰：『晦我腸，熱自中起也。』相如琴歌：『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室邇人遇毒我腸。『陸士衡歌』：『長風萬里舉。』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因其常。此夜涼之景，物情各適，起下文征人。○『詩』：『吳茂林修竹。』『謝靈運詩』：『不怨秋夕長，恒苦熱夜短。』『江淹詩』：『華月照芳池。』『蘭亭記』：『吳湛虛明。』『拾遺記』：『小則入於纖毫之中。』『詩』：『燔燿宵行。』『注』：『宵行羽蟲也。』『陶潛詩』：『夜景情翼自飛揚。』『淮南子』：『巨細或殊，情理同致。』『莊子』：『非自適其適，念彼荷去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平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此夜熱之感，荷戈守邊指相州之衆。○『詩』：『何戈與祋卽執熟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豈便能執持熟物乎？蓋熱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古文用字，與灌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杜詩屢用執熱字，皆作實用，是一證據。』『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營擊刁斗至天明，自便。』『漢書注』：『以銅作鍼，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前漢夏侯勝傳陣，『經術既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通鑑』：『至德二載，郭子儀敗於清渠，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二事。』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北城悲笳發，鶴鶴號聲平且翔。况復一作懷，煩促倦激烈思時康也。未乃夜觸所聞而傷歎世，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事。○『北城指華州』。『崔融詩』：『夜夜聞悲笳。』『張華詩』：『煩促每有餘。』『蘇武詩』：『長歌正激烈。』『沈君攸詩』：『行樂爲時康。』王嗣奭曰：『二歎俱以旱熱起興，而所以歎在河北之賊未平，蓋憫旱臺時之作也。』

立秋後題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棄官客秦州此詩蓋欲棄官時作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聲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前四秋後之景，後四所題之意。盧注：『秋燕公自喻，言將去華如燕難巢，故云如客。鶴注：『是年公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鮑照詩』：『日月流邁不相饒。』『江淹詩』：『度盡節序高。』『莊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往也。

王嗣爽曰：張綖謂公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又詩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皆生平獨往之願也。余謂此詩乃公轉念以後，一味有高蹈志矣。

貽阮隱居

名昉

此乾元二年自華州之春秋冬間作

「生注」

唐詩人有此高士賴公詩以傳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所主

塞上得阮生，迴繼先父祖。首敍阮氏家世，鵠注陳留乃汴州塞上陳留其祖父所出也。

○晉書秦

一阮籍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

推爲人物第一。世說王平子嘗經陳留郡界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

新唐書藝文志有

陳留風俗傳三卷。朱注古今注塞者所以塞

秦州夔州詩每用塞上字，蓋秦界羌夷夔界五溪夔二州皆有關隘之設

貧知靜者性白，一作益毛髮古

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此言其安貧自得。

○黃注貧知二句見古心古貌高士傳

韓詩外傳原憲居環堵之室，以蒿萊清詩近

道要識子善篆隸也。謂昉用心苦尋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此言其好學多情。

○傅咸詩人之好我贈

藜注唐人多綺麗惟昉詩有理

趣草深斜徑沒。紫微王夫人詩道要既已足，可以解人憂。

○隋元行恭更議居遠邨避喧甘猛虎足明

鮑照與妹書吾自發寒雨我清詩

箕穎客榮貴如糞土。末見隱居有避世高風。

杜臘蓬蒿環堵而先以車馬隣家，議居遠邨而繼以甘近

○沈約詩此章四段各四句○

晉書郭文少愛山水，歷華陰之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

卒無患害。晉語云玉帛酒食猶糞土也。

○黃幹詩序喧擬徐

幹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志。箕山穎水許由巢父隱處，指車馬本陶詩。

遺興去三首

此乾元二年秋在秦州作詩中言馬

下去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

一作墮。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

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失約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耻非將。

一作將去。三軍同晏眠，此經戰場而譏邊將之要功者。

上六敍景下六論事，風悲二者。

句梁之句仰而見者朽骨二句俯而見者廉頗安邊而不生事歎天寶諸將之不然也○史記張儀傳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風激深谷蘇武詩行役在戰場古詩四顧何茫茫秦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蠻蠻谷蘇武詩行役在戰場古詩四顧何茫茫秦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邊郡吳均詩蔓草仲冬黃葉下劉向新序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嚴助傳  
似若無勝負鮑照詩孟子漢賦方未和莊子一勝一負史記張儀傳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城民不以封疆之界一勝一負史記張儀傳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邊郡吳均詩蔓草仲冬黃葉下劉向新序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嚴助傳  
似若無勝負鮑照詩孟子漢賦方未和莊子一勝一負史記張儀傳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城民不以封疆之界一勝一負史記張儀傳嘉詩浮雲起高山悲

高秋登塞一作山。南望馬邑州降平聲。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方服切一死人積如丘。諸將去已茅土載驅誰與謀。次章望馬邑調諸將之敗軍也。云何蕭條。上八歎降夷東征下四偽鄴城。

之仕書成隸蓋軍師  
無申傳宦一間秦引孫灋  
安渝一牢一州一守  
邊光女落匱朱開前亮朱  
策曰子奴注元漢等注  
諸杜乘一傳一十志九降  
將詩亨邢一故七一入虛  
已諸障子同城年而爲謂  
承將孤才弯隸置一異秦  
恩已兒詩廬秦在唐姓隨  
皆茅號一臥州秦志王問  
言土道愁一都成一李屬  
恩載路雲顏督二代商夷  
寵驅聚注府州州臣訓  
太誰一復一山雁等發  
過與陰開弯何谷門十討  
將謀符廬遜間郡三財  
驕高經一遊詩寶却人者  
不適一史帳一應不爲舊  
可亦人記也追元言同注  
用云發一其兵年一姓指  
也豈殺一形赴徒按王同  
機匱穹馬於一是一經  
天奴隆邑成一也非  
地傳故之唐○  
反一曰一鹽一黃  
覆貴穹前井一鵝浴  
壯廬漢故地曰曰  
一健書城理一諸  
詩賤一贊此志一將  
一老東一詩一舊不  
載弱觀日作羈注指  
馳漢禪於摩一李  
載一記出乾州謂郭  
驅賈一於元內馬如  
捐第降二有邑封  
五處年馬州朔  
倫則邑屬方  
自一在州代人  
度漢秦屬州將

豐年孰一作既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一作芳三章觀秋成感賢士之晚遇也上六遇遲速何足計乎今既不能遇當如鹿皮翁之遯世矣杜臆遺與本意在此章○下六晚歲骨澤多豐年一荆楚歲時記一六月必有三時雨田家以爲甘澤一陸機賦一甘澤霑濡一擊壤歌一耕田而食一古詩一禾黍油油兮同日者卽日至皆熟意一莊子一枯槁之士宿名一魏志一太祖才力過人一列子一賢愚

能好醜成敗是非無不銷滅

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舉手成器率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吏自府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成上巔作祠屋留止其旁食芝草飲神水

遺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令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

高士傳小吏辭州族下山著鹿皮公去復上閭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高士傳葉幹忘機

胡夏客曰杜公古詩近體在長安時才力未爲造極

秦州以後古詩則卓鍊精深夔州以後又繼情雜亂不及前矣律詩則老而愈細四韻固多佳篇長律尤盡其妙

留花門

此當是乾元二年秋適秦州後作杜臆題曰留花門言不當留也唐地理志

甘州勝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北行千里有寧遠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舊書肅宗還西京

葉護辭歸奏曰回紇戰兵留在沙苑今且歸靈夏取馬更爲陛下收范陽餘孽

花門

一作北方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石漢月見前漢書外國傳又云

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司馬遷書恥辱者勇之決也

顏注秋馬肥健恐其爲寇也詩既挾我矢漢書邊外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徐陵詩一天自古以爲忠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

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此言御邊有方不宜借兵召侮

曰隱忍明知其有害不得已而用之也王曰隱忍明知其有害不得已而用之也王

四子講德論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如此

詩薄伐玁狁國語先

王之制戎翟荒服者有不王則修德漢書傳贊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曰

樂府曲戲金闕遊紫庭漢書王莽傳贊

馬曰羈牛曰糜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王莽傳贊

聖人之驅除云爾司馬遷書所以隱忍苟活

公主歌黃鸝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徒昆左輔百里見積雪

長載烏休飛哀笳曙一作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此言締婚之舉適足騷擾畿輔

○公羊傳主之故曰公女詩寧國公主適西蕃

妻詩主歌曰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鸝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

文苑辯證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

歌曰可想汗送至咸陽磁門驛

陸德明云鵠又作鶴鵠可通用死且無唐書

妻詩回紇主歌曰漢西域傳元封中以江東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

公主悲愁作

歌曰主之故曰公女詩寧國公主適西蕃

謂予主

